

双城对峙·乱世之幕

THE
MIRROR

镜

双城 | 沧月
著 | 卷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双城对峙·乱世之幕

THE
MIRRO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双城 / 沧月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5

(镜)

ISBN 978-7-5502-7639-0

I. ①双…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3138号

镜·双城

作者：沧月

责任编辑：李征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周汝琦 江培芳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版式设计：顾红 余晶晶

责任校对：绳刚 张新元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90千字 680毫米×990毫米 1/16 25印张

ISBN 978-7-5502-7639-0

定价：42.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在《镜》完成的六年之后，我写下了云荒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羽》系列，讲述的是诸神寂灭、破军沉睡九百年后发生的故事。

2016年，一晃离我第一次提笔涂鸦、离“沧月”这个名字诞生已经十五周年了。回首来时路，那一串跋涉的脚印里赫然有着这一部《镜》。谨以此书，纪念那些流逝的岁月，并与同路至今的你们继续并肩向前。

沧月

2016年4月10日 于杭州

Contents
目录

119	101	075	053	037	019	001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桃源	泽之国	六星	鬼姬	魔之手	冰下尸	雪中字

Contents
目录

240	221	197	177	151	130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血战	天问	重逢	分离	云涌	风起

Contents
目录

377	357	334	312	289	265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征途	纵横	定盟	往世	鸟灵	舞者

第一章

雪中字

飓风吹起乱雪，纷扬弥漫了半天，掩住了方当正午的日头。

雪暴之外的天依旧是湛蓝的，天风呼啸，苍鹰盘旋着。

从半空俯视，帕孟高原苍黄浑厚。慕士塔格雪山在连绵的巨大冰峰中，宛如银冠上一连串明珠中最璀璨的一粒，闪闪发光——而那些光，就是此刻乍起、弥漫山中的雪暴。

然而，苍鹰的目力再好，也看不到雪暴下山腰处那如蚁般蠕动的黑点。

慕士塔格峥嵘嶙峋，高处笼罩在冰冷的阴云中。而在这个连苍鹰都盘旋着无法下落栖息的雪山半腰，居然有一队衣衫褴褛的人缓缓跋涉而上。

风暴一起，四周一片白茫茫，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出。半山腰里，一行被困住的人只好立定脚跟，拖着脚步聚到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抵御飓风，缓缓挪动着，寻求一个遮蔽的庇护处。高山上的空气本就稀薄，风起时更是迫得人无法呼吸，刺骨的冷让原本穿得就单薄的旅人瑟瑟发抖。

这群长途跋涉的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脸上一律是可怖的青紫色，衣衫褴褛，手肘上、膝盖上的衣衫破处露出已经冻得发白的肌肤。被尖厉冰雪划伤的地方根本流不出血来，只冻成了黑紫色翻卷开来，宛如小孩张开的小嘴，可怖异常。

筋疲力尽的旅人还没有找到避风之处，风暴已经席卷而来。凄厉的呼啸声

中，四周一片恐怖的白，仿佛有看不见的巨手攫住了这群衣衫褴褛的行人，要将他们从峭壁上拉扯下来！

风呼啸的间隙里，只听到几声惨呼，队伍中体力不支的人无法立足，纷纷如同纸片一般被卷起，向着雪山壁立的万仞深渊中落下。

“大家小心！大家小心！”队伍中有个嘶哑的声音叫了起来，穿透风暴送到各人耳边，“相互拉着身边的人，站稳了！大风很快就会过去了！”

他站在队伍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脸去——然而，什么都看不见。

“快拉住！小心被……”耳边忽然听到有人说话，然后一只粗粝的手伸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拉住了他的手。风呼啸着把那个同行者下面的话抹去，然而那只手却牢牢地握住他的手，用力得发疼，一样冷得如同冰雪。

他甚至懒得转头看看身侧是谁，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的表情，下意识抽回手去。

就在刹那间，最猛烈的一波风转瞬呼啸着压顶而来！身边到处都是惊呼，每个人都立足不稳，连连倒退着。被夹在队伍中，他也不得不跟着大家退了几步，却同时用力挣开了那个同伴的手，眉间闪过嫌恶的神色。

“哎呀！”风呼啸着掠过，耳边传来了近在咫尺的惊叫声，赫然是那个汉子的声音。他还来不及回头，感觉那只被甩脱的手在瞬间加速离开他的手，顺着剧烈的狂风而去。

“呀！救命！救——”那个人用尽了全力惊呼，然而声音却迅速随风远去。

他只是站在风雪中，动也没动，听着那个声音游丝一般断在风雪里，然后有些嫌恶地将右手用雪擦了，拍干净，重新袖在怀里，毫不动容地站在人群中。所有人都在慌乱恐惧地挣扎，抱成一团——漫天漫地纷卷的鹅毛大雪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在飓风中傲然孑立的人。

风终于在一阵狂啸后离去，纷扬半天的雪也渐渐落下，视线重新清晰起来。然而山腰的那一行人，转瞬已经去了大半。

到了山腰便是如此，只怕能活着到达天阙的，不会再有几个了吧——他心里蓦然微微冷笑了一声，却随着众人的脚步继续蠕动着前进，找了一个避风的所在，停下歇息。

他用枯枝在雪地上画着，先是画了一个圈，然后停了一下，在圆心点了一下。风雪卷了进来，扑到脸上。他闭着眼睛，手在点下去的一刹那有些微的颤抖。

是那里……就是那里吧？终于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

闭上眼的瞬间，他又看到那一袭白衣如同流星一样，从眼前直坠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而，奇异的是坠落之人的脸反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苍白的脸上仰着，眼睛毫无生气地看着他，手指伸出来几乎要触摸到他的脸……

“苏摩。”那枯萎花瓣一样的嘴唇微微翕张，唤他。

“啪！”手下的枯枝蓦然折断，他睁开眼睛，然而深碧色的瞳孔里也是茫然空洞的神色。他拉了拉风帽，将露出的发丝塞回帽兜里去。

“嗒嗒嗒”，风在呼啸，然而敲击火石的声音还是不断传入耳中，速度越来越急，伴随着喃喃的咒骂声。冒着大雪点火，半天还点不着，负责生火的铁锅李已经极度不耐烦起来，大吼：“喂，谁过来帮一把？见鬼！”

坐在他旁边的一行人里没有一个人出声。这里已经是慕士塔格雪山的半腰，长途跋涉刚刚结束，大家都累得仿佛全身散架。停下休息后，按照内部的分工，生火、挑干粮，各自完成了分内的活儿，一群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流民立马找了地儿躺下休息，等着开饭，哪里还有余力管旁人的闲事。

“一群杀不尽的穷鬼。饿死你们！”铁锅李呸了一声，咒骂着，继续不懈地敲击着火石。

他也没有出声，只是坐在山阴一个微凹的雪窟里，拢起手，将苏诺小小的身子抱在怀里。这一路下来，阿诺身上也已经冷得像冰块了。他小心地将它护在胸口，闭着眼睛，听耳畔风雪的呼啸声倏忽来去，感觉因为长时间的跋涉，脚上仿佛有刀子在割。

走了两个月了，应该快到天阙了吧？多少年了……没有想到还有回来的一天——而且居然是和这一群逃难的中州流民一起来。

脸上有刺痛的感觉，呼啸的风雪仿佛刀子割开他的脸。

“大叔，你看看是不是火绒湿了？我这里带了火镰，你看好不好使？”风雪里，忽然响起一个少女清脆的声音，雪地上有簌簌的脚步声。

“嚓！”一声脆响，忽然间风雪里也有热流涌起，火舌微微舔着枯枝。

“嘿呀，果然还是火镰好使！小丫头，谢谢你了！”铁锅李如释重负，大喘了口气，笑声从风里传来。

从荆州破城以来，往西走的这一路上，这一群为了逃难而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人数越来越多，但由于成分复杂，所以虽然结伴赶路，可大伙儿之间总是自顾自，只有这个少女是热心而活泼的，获得流民们很多好感。

“不用谢，做了饭还不是大家一起吃——翻过了这座雪山，应该快要到天阙了吧？大家再辛苦几天就好了。”少女朗笑道，声音虽然疲惫，却依然有朝气，让七歪八倒的流民们都精神一振。簌簌踩着雪，一步一挪，少女又往这边走了回来。

可笑……这些人也妄想着要去云荒吗？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有仙洲曰云荒。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六合书·大荒西经》上那一段话，寥寥数十字勾勒出一处世外仙境，如同蓬莱方丈一般，云荒便成了多少年来中州人梦寐以求的仙境。而那些烟波渺茫信难求的碧落三山相比，云荒的传说却是故老相传、有凭有据，甚至有珠宝商号称去过那个地方，带回来让中州人目眩神迷的宝物，鲛绡明珠、黄晶碧玉，成色之纯、光彩之璀璨，绝非人间所有。

于是，云荒宛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便被无数人相信。然而，《大荒西经》中只略微提到它的方位在中土大陆西方，从西域雪山有小径通过狭长地带可至。那条小道传说起于云梦之泽，终点在慕士塔格雪山间的某处。

就凭着这样虚无缥缈的传言，从来都不间断地有人长途跋涉而来，寻遍慕士塔格雪山每一条小径。中州人古时就有“寻得桃源好避秦”的传说，到了中州战乱纷飞、群雄逐鹿的时候，这样无路可走寻找桃源躲避灾祸的流民便会更多。

而这些面带菜色的饥民，又怎么不想想自己在中州都活不下去，又如何能

抵达天阙？

正在想着，簌簌的脚步声忽然在他面前停住。那个少女应该在他面前立定了，然而却没有说话。傀儡师的手指抓紧了苏诺，没有抬眼看她，也没有开口，只是自顾自低头出神。

“能坐这儿吗？”那个少女问，然而不等他回答就走了过来。他嘴角略微有不耐烦的表情闪过，终于开口，声音生涩：“男女授受不亲吧？”

“不怕，我不是汉人。”少女说着，已经坐到了他身侧，大大咧咧地，“我是苗人，才不理会那一套。”

“苗人？”他有些惊诧，因为对方的汉语说得流利。

“嗯，我住在澜沧江旁边，结果最近那里也开始打仗了，只好逃出来。”少女叹了口气，捡起一根枯枝在雪地上画来画去，“寨子都烧了，早就无家可归了。”

他有些疲惫地“哦”了一声，微微摇头——中州这一场大战乱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无数人流离失所，看来如今烽火已经蔓延到了南疆。难怪这一群人，都这样急着逃离中州去往云荒。

“我叫那笙，大家都叫我阿笙。”那个少女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热情明快，“你呢？一路上都不见你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苏摩。”他抱着怀中的苏诺淡淡回了一句。

“苏摩？不像汉人的姓名啊……你是哪一族的？回纥？吐蕃？高丽？波斯？”那笙有些诧异，一口气报出了所知道的所有国度名称，然而靠着雪窟坐着的男子一直没有点头，眼睛低垂着，没有表情。

受到了冷遇，那笙却没有挪开的意思，只是盯着他看——对于这位同行的年轻男子，她已经留意了许久。

虽然是流离中，和身边所有难民一样蓬头垢面，但是这个年轻傀儡师的英俊依然令人惊叹，脸部的线条利落俊美，五官几乎无懈可击。对于这样俊美得令人侧目的青年，即使是在困顿交加的流亡途中也足以引起热情少女的关注。

“呀，你的木偶做得真好，就像活的一样呢！”没话找话地，那笙看到了他一直抱在怀中的苏诺，伸手想去摸，“你是傀儡师吗？”

“啪！”傀儡小人儿的手忽然抬了起来，打开了她的手。

“别动我弟弟。”苏摩依然没有看她，说了一句，将傀儡抱在怀里。

小人儿的手缓缓放下，那笙看见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透明丝线连着偶人的手关节，丝线的另一端却系在青年的右手中指指环上。苏摩的手一半露在袍子外面，十指修长，手指上全部戴着奇异的戒指，每枚戒指上都系了一条细线，线的另一端消失在偶人的关节上。

那个偶人不过两尺高，脸庞俊美非凡，垂髫蓝发，穿着奇异的非胡非汉服饰，和主人褴褛的样子相比，却是整洁光鲜——看起来，苏摩一直将自己的道具保护得很好。

“你弟弟？”那笙怔了一下，忍不住笑了起来，“真有意思……果然很像你。”

然而，笑着笑着，少女的脸色慢慢苍白起来，定定地看着苏摩怀中的偶人。那笙用牙齿咬住了下唇，才没有脱口惊呼出来——天，太像了……那样相似的程度，简直是做到了纤毫毕现，甚至偶人的每一个手指、每一处肌肤，都和眼前的苏摩一模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还是苏摩在袖中的手指动了的缘故——那笙忽然看到那个不过两尺高的小偶人转过了头，微微对着她笑了一下。

那样诡异的笑容，令人心里一惊。

“它笑了！”再也忍不住，那笙脱口尖叫，“它在笑！”

“是你眼晕了。”苏摩还是没有抬头看她，只是淡淡地回答，然后将那个名叫苏诺的小偶人抱在怀里，将戴了风帽的头侧过去，不说话，不再看她。

呼啸着的风将雪从外面卷进来，仿佛要将浅浅雪窟里的两个人冰冻。雪地里除了风声，只有枯枝哗哗啾啾的燃烧声，食物的香气已经弥漫开来。

“或许……或许是太饿了吧？头晕眼花的。”寂静中，那笙认输了。她抬起头，看着眼前抱着偶人的傀儡师，最后，仿佛终于想起什么可以打破目前这样尴尬的状态，苗人少女兴奋地提议：“苏摩，我帮你算命好吗？”

看着对方略微有些惊愕的表情，她笑了笑，有些自豪：“我算命可是很准的——从小我就靠这个赚钱吃饭。跑到楚地的时候，那些人都说我是最好的女巫呢！算命扶乩、看相占梦，我样样都行！”

“那你准备怎么算？”仿佛微微有了一点兴趣，苏摩开口问。

那笙把冻僵的手放在嘴边呵了一下，笑道：“就扶乩吧！”

两根枯枝被绑缚在一起，一横一直，成“丁”字形。

那笙伸出冻得通红的左右手，用两手食指的尖端轻轻托着横木两端，让垂直的枝条末端轻轻接触着雪地，闭上眼睛，口唇翕动，轻轻念起长而繁复的咒语。

少女念咒的声音是极轻的，然而一直漠然坐在雪窟内的苏摩蓦然一惊，闪电般向她的方向扭头，怀中的偶人也倏地和他一起转头。

这个咒语，居然颇为耳熟，似在哪里听过——这个苗人少女，竟然真的有几分本事，并不是个神婆骗子。

“雪山的神灵已经被我请来了……苏摩，你想知道什么？”念完了咒语，那笙却没有睁开眼。苏摩转头看着她，空茫的眼神却仿佛穿过了她的躯体，落在不知何处。他脸上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奇怪，许久才道：“过去。现在。未来。”

“这说得太笼统了啊……怎么算呢？”那笙有些不满，不得不提醒他，“就不能说详细一点？比如你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云荒，什么时候能……能遇到意中人什么的。”

说到最后，她的脸庞微微热了一下，却听到他冷淡地道：“怎么，你算不出来？那就算了吧。”

“不！我当然能算出来！”那笙连忙挺起了胸膛，再度默诵了一段咒语，苗人少女单薄的身子在大风中瑟瑟发抖，却虔诚地闭着眼，将左右食指托着的乩笔凌空悬在雪上，只有末端轻轻接触着雪地，喃喃道，“雪山神女啊，请赐予我力量，在雪地上写下你的谕示吧！告诉我眼前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仿佛有无形的力量托着那笙的手，又仿佛是风吹着那垂地的枯枝，乩笔唰唰地在雪地上移动着，写下一排排潦草的符号。

移动，移动，移动。

当换到第三行的时候，乩笔忽然停住了，风雪还是一样呼啸，然而那一根细小的枯枝居然一动不动。

“好了。”那笙长长舒了一口气，但她居然还是闭着眼睛，没有睁开，对他道，“你看看，这就是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苏摩的眼睛看着她的方向，许久，淡淡道：“你念给我听。”

那笙摇摇头，还是闭着眼睛：“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预言。我不能看——就像我不能算出自己的命运一样。你快看，看完了我就抹掉。”

苏摩的嘴角忽然有了一个转瞬即逝的笑意，冷嘲道：“你难道没算出来我是一个瞎子？伟大的笔仙？”

听到那句话，那笙大吃一惊，脱口反问：“什么？”

“我说我是一个瞎子。你很吃惊吗？”苏摩淡淡道，却一边将身子从雪窟壁上直起，向着少女面前俯身过来，用手覆上了写着预言的雪地，“不过，我虽然不能‘看’，却还是可以‘读’。”

他的手指修长，苍白得几乎和白雪同色。五个手指上都戴着特制的奇异指环，指环上连着傀儡的细线，在雪地上已经看不出来。他的手指摸到了第一行字上，停顿下来。

忽然间，他嘴角讽刺的笑容消失了。

风雪很大，柴火的那一点热气弥漫在空气里，没有吹到人身上就已经变冷。他的手指不受控制地在雪上颤抖着，空茫的眼睛定定地盯着那几个字，蓦然闪出了锋利的光。年轻的盲人傀儡师急急俯身过来，手指摸索向第二句预言。他的嘴角不知不觉中紧抿成一线，一直苍白的俊美脸庞上泛起奇异的嫣红。

第二句预言。苏摩的呼吸急促起来，手指有些痉挛地压着雪地，仿佛无法相信一般，愣了片刻，空茫的眼睛里有奇异的情绪。

“看完了吗？”闭着眼睛等了很久，耳边听到苏摩急促的呼吸，却不见他的评语，那笙终于忍不住出声问。

仿佛被惊醒，傀儡师的手一颤，颤抖着探向最后一句扶乩预言。然而，只是一个失神，荒山上狂乱的风雪已经卷来，将最后一句写在雪上的预言抹去。

“是什么？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苏摩的手急急地在雪地上四处摸索，然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第三句。一时间，这个奇怪的傀儡师急切地叫出了声：“你快再写一遍！再写一遍！我没有看见！”

听到这样大变的语气，那笙一惊，睁开了眼睛。苏摩在风雪中抬起头，看着她，眼神空空荡荡：“快再写一遍！”

他的眸子，居然是湛碧色的，宛如最深邃的海。那样诡异的神色让那笙不自禁感到害怕起来，不由自主地退了开去，颤声道：“不行！我写不出来了……对同一个人，一年内只能扶乩一次！”

“我没有看到第三句。”苏摩睁着空茫的眼睛，看着风雪遍布的天空，喃喃自语。许久，有些奇异地笑了起来，“也许这是天意——不让我看到所谓的‘未来’？或者说，对我而言，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啊……那么前两句，我写得准不准？”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那笙在风雪中瑟缩着，探头问。苏摩没有说话，手指在雪地上慢慢握紧，握了一把空山白雪。他低着头，嘴角忽然有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诡异的笑容……

“开饭了，开饭了！”正在这时，远处铁锅李将木柴敲着锅底，大声嚷嚷。

那些七倒八歪地躺在雪山避风处的流民闻声陡然跃起，每个人拿了一个破碗，争先恐后地朝着火堆跑过去，一路上相互推搡着，毫不客气。

那笙“哎呀”了一声，也顾不得等他回答，连忙从雪地上爬起来，从怀里拿出一口小碗，跌跌撞撞跑了过去，一边对他连声招呼：“快！快啊！快去抢！不然又没得吃了！”

他却不动，只是坐在雪地上，手指无意识地摸索着已经纵横零落的雪地。

那上面，曾经有的两句话已经被他一手抹去了。

“如果你不是闭着眼睛，如果你看到了两句中的任何一句——我就杀了你。”

许久，一句声音极低极低的话，从傀儡师的嘴角滑落。

苏摩没有和那群流民一起蜂拥着去火堆边，只是一个人靠在雪窟里，将阿诺放在怀里，俯下身去摸索着解开了绑腿，用力揉搓着痛得快要裂开的双腿。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到雪地上去跺着脚，想让血脉活动起来。

那边火堆旁有大家争夺食物的喧闹声，间或有铁锅李为了制止哄抢发出的厉喝，乱哄哄地传来，伴随着风雪里隐约的热气。已经是黄昏了，入夜的风更

加寒冷。在这里休息一夜后，天亮这群流民便要再度继续他们的跋涉。

傀儡师的眼睛却是空茫地看着雪地，仿佛那三行字还在那里一般。他忽然笑了起来，对着怀里的偶人轻轻自语般说话：“阿诺，来，活动一下吧！”

“啪”的一声轻响，他怀中两尺高的偶人跌了出来，然而有引线牵着，没有跌到雪地就是凌空一个翻身，轻轻落到地面。然后，那个小偶人就像真人一样踢踢腿、伸伸手，居然在雪地上打起滚来。

苏摩的手袖在怀中，只能看见十指微微牵动。然而因为映着雪地，引线却一根都看不见了。风雪卷过来，吹起傀儡师的深蓝色长发，明明看不见，但是苏摩却一直看着雪地上翻滚笑闹的小偶人，神色专注。

火堆边上，刚刚如获至宝地捧着小半碗野菜面糊糊的少女看到这边，眼里忽然就有了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

实在是一个奇异的男子：肩膀很宽，四肢修长，身材挺拔；然而再看他风帽下的脸，虽然风尘满面却依然俊美无比，轮廓清秀得近乎女气，让身为女子的那笙都深感自愧——这样矛盾却奇妙的组合，让这个自称叫苏摩的盲人傀儡师散发出难言的妖异魅力。

这是个怎样的人呢？精通占卜预言的少女总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力量。即使在逃难的途中，年轻苗人少女依旧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一步一步地靠了过去。

“要不要吃点东西？等天亮就要翻山了——不吃哪里有力气。”那笙的声音里毫无中州女子的羞涩，爽朗而热情，有一股热气丝丝缕缕触及了他的肌肤——那是那边火堆旁争抢得来的食物吧？那样一个小丫头，为了能抢到一碗果腹，不知费了多大的力气。

那些流民为了一勺半勺的差别，尚自和铁锅李争夺怒斥不休。而这个女孩，却将自己的那一份食物慷慨送给了他。

傀儡师收了线，十指只是微微一扬，那个名叫阿诺的小偶人在雪地上一个鲤鱼翻身，“啪”地跳了起来，落入主人怀中。苏摩嘴角往上弯了一下，似乎有一个难得的笑意，没有说话，但是伸出了手。热情如火的苗人少女连忙将手中破旧的陶碗捧过去，放在他手中——傀儡师的手指冰冷。

“还热着呢，快些吃，风那么大很快就要凉了呀！”看见对方没有拒绝，